

晋阳拾零

东高白状元祠堂

张玉虎

清徐县东于镇东高白村,它不仅荣膺市政府“美丽乡村”的称号,更是承载着悠悠历史、底蕴深厚的文化名村。这里,历史的痕迹与现代的风貌交相辉映,古朴与活力并存。得益于村里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措施,村中的七座庙宇、两座家族祠堂等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建筑得到妥善保护和精心修缮。其中,清代乾隆年间武状元贾廷诏的祠堂,无疑是太原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,以状元冠名而备受瞩目。

贾廷诏(1713—1765),清乾隆朝壬戌科(1742)武状元,其一生令人感叹。生长于农耕之家的他,自幼酷爱习武,每日勤练不辍。相传,他家的母牛生下一头小牛犊,出于好奇与喜爱,他便常常抱着小牛犊玩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小牛犊逐渐长大,他的力气也在不知不觉中与日俱增,最终练就了抱起大牛的绝技。此后,他拜得高师指点,不仅武功精进,更熟读兵书典籍,具备了参加武举科考资格。

清乾隆元年(1736),贾廷诏赴太原参加全省武生乡试。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,他凭借出色的表现力克群雄,一举夺得全省第一,成为丙辰科的解元。清乾隆七年(1742),他以解元的身份赴京参加会试,再次脱颖而出,中得会元(即武进士中的第一名)。在科举时代,文武士子的最高荣耀莫过于“连中三元”,即乡试中解元、会试中会元、殿试再中状元。然而,殿试时,贾廷诏遇到了强劲对手——湖南桃源县的李世崧。两人在拳术、刀枪、弓箭、韬略等方面

皆不分伯仲,难定胜负。据民间传说,当时的主考官是山西人孙嘉淦,他出于乡情,特意找来一头大牛,以此考验二人气力。贾廷诏凭借其抱牛绝技,最终赢得了天下武举梦寐以求的“连中三元”殊荣,成为乾隆壬戌科的武状元。

一个家族能出一位状元,尤其是“连中三元”的英雄,无疑是极大的荣耀。多年来,东高白村的贾氏族人一直将贾廷诏视为家族的骄傲。为了纪念这位先人,彰显其卓越功绩,他们在村西北角建起了状元祠堂。1992年,这座祠堂被列为清徐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祠堂采用中国传统庙宇式古典建筑风格,正堂内供奉着贾氏开基始祖和状元的画像。在状元画像下方的供桌上,摆放着清朝政府颁发的贾廷诏中第一甲第一名小金榜复制件(原件珍藏于太原市档案馆)。正堂墙壁上绘有状元生平故事彩绘,院内廊庑墙壁则悬挂着当地文化名人歌颂状元事迹的诗词书法作品。此外,祠堂庭院中还陈列着过去用于测试武举力量的武举石、武生练掌力的大铁球,以及农耕时代的老器物、老农具,整个祠堂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感。

每年农历正月十五,是东高白村贾氏的“祭祖节”。届时,状元祠堂会举行一系列富有意义的活动,以缅怀状元的功绩。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,贾氏祠堂都会开放,供贾氏族人祭拜和游客参观。

贾廷诏这位名极一时的状元,其命运却

令人唏嘘。封建的科举制度赋予他无上的荣耀,但专制的官僚制度却毁了他的英名。作为一名武者,他的理想是驰骋疆场,守卫国门,建功立业。中状元后,他被任命为“三品头等御前侍卫,专司紫禁城的神武门”。虽级别不低,但本质上不过是紫禁城中一道门的守卫。对于心怀沙场的战士而言,日复一日地站在平安无事的门前,难免心生倦意。在一个炎热的中午,贾廷诏在岗上打了个盹儿,恰巧被路过的乾隆皇帝看到。内务府得知后,将他从京官贬至山东莱州府,降为四品,担任绿营兵抚标中军参将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,更大的厄运接踵而至。那一年,乾隆下江南,贾廷诏奉命从莱州前往济南保驾。当时,皇后富察氏在返京途中病逝于山东德州。按照制度,皇后驾崩,百官需素服致哀。贾廷诏虽身着素服,但因远离驻地莱州府,未来得及更换枣红色的内衣。这一细节被皇帝身边的太监发现,太监趁机敲诈他万两白银。身为朝廷命官,贾廷诏清正廉洁,哪有万两白银可拿?于是,太监将此事添油加醋禀告皇帝,皇帝闻之大怒。自知“罪不容赦”的贾廷诏,最终选择了吞金自尽,时年仅52岁。

倘若贾廷诏生于一个清明的时代,遇上一位开明的君主,或许他能取得更大的功绩,至少不会如此憋屈地结束生命。他的故事,既是对勤学苦练、勇攀高峰的赞扬,也是对封建官场黑暗的控诉;既有“连中三元”的荣耀,也有赍志以殁的悲壮。

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,娄烦人扫地、扫院的扫帚都用本地两种植物的穗子自制而成,俗称扎扫帚。

扎扫院和打场的扫帚用的是萁管穗子,扎扫地扫帚用的是龙须。这两种植物在娄烦地区极为常见,萁管穗子比龙须更高且粗壮。当地有句俗语:“头伏龙须二伏穗(方言读xù)”,每到此时,家家户户都要挽萁管穗子和抽(方言读chòu)龙须备用。采集的时机很关键,早了穗子太嫩,晚了则老黄,都不耐用。

扎扫帚用的扫帚箍最初由铁匠打造,后来改用8号铁丝,往箍里扎穗子的辅助工具叫扎橛。扎橛选用根部有扭纹圪蛋的榆木制作,加工时根部一面要留有便于斧头捣的直角或小于直角的拐拐,从根到梢逐步削尖呈圆锥形,高一尺五六寸。扎龙须扫帚的扎橛要稍细些。

两种扫帚的扎法完全一样。先用手把穗子往箍里插,插不进去后就在大石头上用扎橛从箍下往箍上撇,一直撇到扎橛尖通过箍能够从穗子中找到空隙,把穗子分开用脚踩住,拿一小捻穗子用一截细麻绳从根部捆住,顶在扎橛尖上,然后拿斧头在扎橛拐拐上轻轻捣,使扎橛慢慢退出,引导小捻穗子插进箍里,在底部露头,把捆在根部的细麻绳抽掉。如此反复多次,直到一小捻穗子也插不进去了,扫帚就扎紧了。最后仍用扎橛撇开空隙,把把子插进去,扫帚就扎成了。为防止穗子散开,要用细绳把扫帚中腰系住。

这个过程中有个关键点,就是斧头用力要掌握好,要慢慢引导。如果一斧子就把扎橛捣出来了,穗子就插不进去了。于是,娄烦留下一句俗话:“谁谁家的扎扫帚,既怕不出来,又怕射出来。”其

扎扫帚

张贵桃



插图
斌礼

中的“射”方言读shí(实),有突然向上或向前冲的意思。“既怕不出来”是说穗子,“又怕射出来”是说扎橛。扎橛后退时一旦突然射出来,穗子就扎不出来了。这句话表面是说扎扫帚,实际上蕴含着一种深刻的生活道理:做事要循序渐进,不能急于求成。

娄烦用来扎扫帚的材料还有独扫(sào),学名叫地肤。环卫工人用的那种肚子大、两头尖的卵形扫帚,就是用独扫做的。独扫分枝甚多,枝条细长耐用,植株高达四五尺,是天然做扫帚的材料。高粱秆带穗一节,几小捆捆在一起压扁,就是高粱穗扫帚。

尽管娄烦群众扎扫帚的材料很多,但主要还是用萁管穗子和龙须扎扫帚,它们既结实又好。

早春二月,扎根于黄土地上的山葱,憋足了劲萌动着,挣脱穿了一冬的红皮大衣,在寒风中昂首挺拔,钻出一丛丛新绿,最早走进春天的田野。嫩生生的山葱叶,泛着碧绿的光亮尽情舒展着,这个时候的山葱味道极为鲜美。

剥开山葱上包裹的红皮,咬一口白白脆嫩的葱秆,一股辛辣冲鼻的气味呛得人直掉泪。待细细品过后,还有些许甘甜。

家乡的山葱,栽培极其容易,就是葱栽葱。一把老葱,每窝三两棵随便栽下去,不管不问,第二年就会一窝分蘖出许多新葱来。一窝老山葱留待来年继续生长繁衍子孙。我在老家小菜园里,最多一窝挖过99根山葱。

剥一窝山葱,一手拿葱,一手拿馍,蘸上盐,一口葱,一口馍,麻、辣、脆、嫩、鲜、香,吃了浑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。把山葱切段,放开水锅焯一下,捞出过一下凉水,加入泡好的粉条,淋上花椒油、白醋、盐,拌匀入味,或就馍就饭,或当下酒菜,一盘山葱,让我们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。

家乡万荣,有“后土娘娘蒸菜”的传说。家家户户,最不缺的就是山葱。把山葱洗净切成小段,粉条泡好,肉切好放到盆里,放点酱油和盐,抓拌均匀,浇上烧好的花椒油,让每片肉都裹上面粉,把肉片和拌好的山葱,均匀地铺在篾子上,蒸出来油滋滋地流到菜上。出锅了,香喷喷的山葱蒸肉片,蘸上油泼辣子柿子醋水,再喝上一碗小米汤,美得很!

山葱最传统的吃法,要数山葱熬豆腐。过去村里春季过红白喜事时,席上的肉菜吃不上几口,全靠山葱当家,只要熬上一大锅猪肉粉条山葱豆腐,就能让乡亲们美美地吃一顿。直到现在,村里的乡亲,开春家里过事动工,也常会炖上一大锅的山葱猪肉粉条熬豆腐,招呼人哩。

每年清明,上坟的时候,乡亲们都会在食盒里放上几根山葱,郑重地供奉在祖先的坟前祭祀。上坟回来,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道菜,当然是百年传承的山葱粉条熬豆腐。一碗家乡的山葱熬菜,把一家人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。

家乡的红根山葱

董文浩

